通志堂経解

D仁12
1411
271

門 白 12
歸 卷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

爲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
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
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伊川先生解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
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武夷胡氏傳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
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

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
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
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
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
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襄陵許氏曰王室大喪諸侯莫賻是以有求金焉書
之非特王之譏也所以徧刺天下之諸侯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穀梁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桓王

陸氏纂例曰七月始葬

高郵孫氏曰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二君往者不書公如京師常事得禮法所當略也臣往者悉書其人以為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傳解在下文）

二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筆削義例在鄭伯下）

劉氏傳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為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

武夷胡氏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於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

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
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氏傳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
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以
之先克奪蘭得田於菫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沈
益耳蘭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共
己酉晉人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
父丁穀以得
武夷胡氏傳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
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
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
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
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
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
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
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
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
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

泰山孫氏曰楚復強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於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武夷胡氏傳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穀作萩）來聘

左氏傳冬楚子越椒來聘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劉氏傳聘常事也其曰椒何楚進也楚進久矣曷爲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國通者何自是以

中國之禮爲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陸氏纂例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

泰山孫氏曰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此固周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氏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伊川先生解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便夷狄之

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讎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者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楚子西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

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氏注蘇子周卿士女栗地闕

劉氏傳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盟也曷為不與公盟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有至尊在不貳之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公作屈貉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蓋自是與中國等矣楚夷狄而中國與之則夷狄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

武夷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

削二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公作圈）

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濳崇復伐麇至于錫冗襄陵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注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郤缺冀缺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傳鄋瞞侵齊（杜氏注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

公羊傳長狄也
杜氏注鹹魯地
劉氏意林非長狄也春秋正名狄也戎也淮夷也白狄也赤狄也山戎也陸渾戎也姜戎也
戎也是不一名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公作盛伯來奔
左氏傳十一年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
來奔公以諸侯逆之
辨疑趙子曰案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

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
伯一何乖繆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
奔猶但稱名況於郕未嗣位乎且春秋正王綱之
節乃云爲魯公以諸侯迎之之故即書曰郕伯乃
春秋紊王綱也一何厚誣邪劉氏權衡意者先郕
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
乃眞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
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公羊傳失地之君也
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

國也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而來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常山劉氏曰太子位當世立國人弗立而來奔聖人即書其爵以其當立爲君也郕人豈可絕之哉春秋大居正王道若此豈有亂乎

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公許之

杜氏注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

陸氏粲例趙子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經無子字

夏楚人圍巢

左氏傳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公作遂）來聘

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辭疑曰案例外大夫來魯未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好勇而在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

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慘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

取

伊川先生解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杜氏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戰不書及交爲主也 如秦初伐晉而退而晉復追之至河曲而戰之類也

武夷胡氏傳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公作運

左氏傳書時也

杜氏注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須
即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遂遷於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

大公作室屋壞
世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左氏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
廟魯公稱世室屋壞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
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犧牲周公何以爲牲周
爲盛周公盛魯公何以爲盛魯公煮羹公何以煮
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梁傳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
公曰宮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
敬也

杜氏注大廟之室

常山劉氏曰觀春秋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有大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呂氏曰君子之於宗廟有斯須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爲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爲國至使大室屋壞其能有以及物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公字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也已去魯而未至於晉也

狄侵衛

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公穀無公字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斐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何氏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杜氏注斐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公作邾意下同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

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
于商人驟施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
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
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
同同外楚也

杜氏江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武夷胡氏傳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
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
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勿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
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狄晉
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荊
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共主

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中者魁中）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高郵孫氏曰星孛之異經書者三而皆曰有也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者何星關所不知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公作接）于邾弗克納（公作鄰婁）

左氏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勿從不祥乃還

穀梁傳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駟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鄫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陸氏纂例其自以爲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莊九年）陽生（哀六年）邾捷菑（文十四年）之類是也

陸氏微言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淳聞於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則必非微者矣書曰人何也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爲善

劉氏傳弗者遷辭也

武夷胡氏傳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

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廢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爲之諱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苕而求復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苕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劉氏傳大夫出奔曷爲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可

以不卒曷爲或可以不卒大夫去其宗廟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劉氏意林敖不循法度自絕於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爲非以爲君臣之間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可以死可以亡君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雖亡而不怨也若是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

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伐其位故異於此也

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弒君此春秋所以褒君臣之分而防

篡弒之禍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宋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有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襄陵許氏曰大夫執雁義先去就如曹羈宋子哀蓋得之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傳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或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

劉氏傳子叔姬者何齊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齊人何爲執之公子商人弒其君而暴其母單伯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爲是執

之何以不稱行人或曰不稱行人者非其所為使也或曰附庸之君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行人也此一事也曷為再言齊人嫌也

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之母齊人均有罪焉

武夷胡氏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之者也齊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

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賊之言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襄陵許氏曰使魯能修其政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反遇辱而因晉以請為齊弱焉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前此魯亦暇矣而

豫怠僭差政刑不敕卒困於齊斯豈非自取侮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杜氏注古之盟會必備威儀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辜多不能備義華孫能辜其旨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請承命於亞旅

陸氏纂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啖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

高郵孫氏曰華孫其君闇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弁華孫懼鄰國之請侯因其間隙而侵伐之於是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之大夫見於經者多矣其

以官舉者惟三人焉又皆在宋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際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

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稱司馬能其官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

杜氏注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敖公族之

恩崇仁孝之教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夫卒之而不以大夫終之非魯也制人之君臣使上不行乎下非齊也

襄陵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卒錄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聖人以敖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左氏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杜氏注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襄陵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伊川先生解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爲也此盟爲齊亂也

劉氏意林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爲霸主齊弒其君興侯而莫能正晉則固有罪矣諸侯又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田恒弒簡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固以謂天地之道君臣之義是乃其宜也從此觀之盟于扈之意晉則固有罪而諸侯亦病矣

武夷胡氏傳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爲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夷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

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
況於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
討齊罪而復不能也而況於鄰國初不與盟會者
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劉氏意林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
鄫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
秋正名別賢不肖使弗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直
則直鄫伯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

愛害公義辭不教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
罪於先君者也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
之齊人來歸明罪之在也凡人之議法也所親則
疎則容之而不以枉誣正所以見王者之事也

泰山孫氏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也商人既殺其子又
絕其母甚矣

武夷胡氏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
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
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杜氏注郛郭也

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夫豈特齊懿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責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左氏傳公四不視朝疾也

公羊傳曷爲四不視朝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朝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蘇氏曰公羊曰自是無疾不視朝也定哀之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蓋不復視朝矣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言也然而五月書四不視朝則六月視朝矣視朝之廢非始於此也

穀梁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朝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

杜氏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朝也

武夷胡氏傳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閔不告朔不視無
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民治神
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鄑公作犀穀作師丘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鄑丘

杜氏注鄑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秋八月辛未聲姜薨

杜氏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公羊傳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
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傳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
道矣范氏注緩作主疇僖公四不視朝毀泉臺之類

武夷胡氏傳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
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
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
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

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蕝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麇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儉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公作處臼

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武夷胡氏傳此襄夫人使帥甸攻殺之也而書宋人

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伊川先生解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杜氏注自僖閔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

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公作聖姜

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泰山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illegible]袁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武夷胡氏傳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

正宋人為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高郵孫氏曰人君之薨必於路寢非路寢者皆不正

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嬰卒

泰山孫氏曰秦康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勿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不利其所欲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息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爲禽獸而莫之遏也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而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爲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

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
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
列而數之也
劉氏意林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春秋之文有常有
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不相襲也變之甚微讀者
難知也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

也公子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陽虎將竊國謀
之晉而後發而經書子卒盜竊寶玉大弓其實尚
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
見非常也使學者比其類揆其情因是而知之所
謂微而顯志而晦者也非聖人孰能修之哉齊與
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晉與人之陪隸謀覆其國意
俱惡而禍俱大此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
武夷胡氏傳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
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
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

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
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口子卒則見禍亂邪
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
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氏注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
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
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
君未成君也故不書崩薨而曰卒先君未葬則名
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
內也趙子曰子般子赤以被殺故不書地義與隱
同子野非被殺而亦不書地闕文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
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人臣之心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有待貶絶而罪惡從之者姪姊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高郵孫氏曰子赤見弒宣公立夫人姜氏不安於魯而大歸於齊聖人書之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然則宣公之弒不亦明歟

武夷胡氏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襄陵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呂氏曰君死不正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自庇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寃王之澤盡矣

莒弒其君庶其

陸氏纂例稱國以弒自大臣也晉弒其君州蒲之類凡四皆吳諱呂氏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其君則亦惡加夫一國也

春秋集解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五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子匡王五年即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高郵孫氏曰桓弒隱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之不能誅宣公弒子赤而立其罪同於桓公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下至於桓公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王自平王而下至於人一十八年之間書王者四始終反覆欲其見討而

竟不能於是而不王以爲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以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惟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春秋於桓宣之惡非偏有輕重以桓公之時王猶可望而宣公之時竟無王也王猶可望則可以待王之誅後竟無王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武夷胡氏傳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大小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大小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絶而自明也

武夷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大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淫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氏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於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范氏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武夷胡氏傳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

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於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婚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言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武夷胡氏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杜氏注文十二年戰河曲

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何氏注是是衛常山劉氏曰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乎唯罪輕於專殺耳

武夷胡氏傳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莅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會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篡弒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歿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夷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

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爲惡者孤矣

呂氏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逆女于齊又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已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武夷胡氏傳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於齊遂爲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

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冉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於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出真王而人主不悟深矣凡此皆真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伊川先生解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

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爲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武夷胡氏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夷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

必至於弒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襄陵許氏曰桓公既弒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弒以濟西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唯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與擇至於弒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秋邾公作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穀梁傳遂繼事也

武夷胡氏傳楚書爵而入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公作棐

林伐鄭

左氏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杜氏注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秦山孫氏曰此晉趙盾帥師救陳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于棐林伐鄭也經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者不與趙盾致四國之君也

武夷胡氏傳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型紊矣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

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作柳）

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杜氏注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武夷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諉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貶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於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武夷胡氏傳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不法所不

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

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武夷胡氏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於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元帥爲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於竟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亦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書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箏無遺策獨懵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襄陵許氏曰自襄至悼六伐晉獨此稱師則靈之季不競甚矣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於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於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

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唯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公作猰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遂扶以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辨疑曰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遂耳非謂越竟即無罪也）

高郵孫氏曰趙盾之爲大夫於晉其執政之久且專如此靈公無道而欲殺盾者數矣族人弒君而盾

反不討又與之並立於朝然則弒君者誰歟盾也若盾者蓋陰弒其君而陽逃其迹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有執政之久其賢聞於國人而靈公無道滋欲殺之出奔未遠而其族人乘國人之不悅而弒之盾反討賊猶未免也況不討乎春秋弒君多矣不必其身弒之他人弒之而己受其福者孔子皆以弒賊誅之不論其同謀不同謀也弒隱公者公子翬也桓公被弒君之罪弒子赤者公子遂也而宣公受弒君之名必待其親弒然後罪之則姦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當其實

也

武夷胡氏傳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無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戕乎弒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

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

襄陵許氏曰討賊發於忠憤嘗藥生於孝愛如擊其首而手應如徒跣疾馳而目視夷險有不待思焉而得勉焉而至者矣盾不討賊止不嘗藥此其不遂於理非其智之罪也所以誠其心於忠孝者有不至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公羊傳何休注匡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武夷胡氏傳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

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凡人告喪於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乎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

責之者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詞

葬匡王

杜氏注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武夷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公作貴渾之公穀無之字戎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
武夷胡氏傳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
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雒觀
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於策以謹
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晉侯伐鄭及郟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
侵鄭鄭即晉故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
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
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
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
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
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
知矣
秋赤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大過棟撓
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左氏傳冬鄭穆公卒

四月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氏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氏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劉氏傳何言乎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譏何譏爾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有功沒其過不以不正治人之邪楚人殺陳夏徵舒則爲義入陳則無道矣平莒及郯則近正伐莒取向則有罪矣

武夷胡氏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差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鄫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杜氏注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子公弒君之賊也其惡易知

矣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所以
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
蓋謂此也此與書趙盾之弒義同
武夷胡氏傳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
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
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
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
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
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
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

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
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
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伏大義以制人使人聽
己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
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
之心悖矣故春秋舍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
爲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計
罪人不至於失身爲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武夷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
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
賂齊而請會以畢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
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
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
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

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公穀有子字 叔姬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
逆也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
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稱之也 范氏注高固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不言逆女

陸氏纂例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公羊穀梁皆云同
母娣妹非也據稱子直為時君之子以別先君之
子耳或云若是文公女不應有兩叔姬案伯仲之

外餘稱叔故管叔蔡叔等即其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

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

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武夷胡氏傳案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

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及於己有缺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襄陵許氏曰外志侵伐從兵書卿始於宣六年會討書卿始於襄元年從兵書卿帥師始於襄十年然終春秋世三國而止未有書卿帥師侵曰伐者猶

戢之也說者以侵陳之役不書帥師委曲生意誤矣

夏四月

秋八月癸蝕公作螑

武夷胡氏傳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蝝螟一物之變必書於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

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來盟者前定也

武夷胡氏傳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杜氏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武夷胡氏傳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

大旱

冬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杜氏注黃父即黑壤 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武夷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

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氏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七日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劉氏傳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未致使而死以尸將事

武夷胡氏傳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左氏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劉氏傳大夫卒稱名仲者字也其曰仲遂何譏何譏爾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仲氏也

武夷胡氏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接立宣公而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俾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

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杜氏注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武夷胡氏傳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不作是訓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於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

戊子夫人嬴公穀作熊氏薨

杜氏注宣公母也

武夷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稱於大廟秦人歸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於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管師白狄伐秦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於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穀作鄝）

左氏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強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武夷胡氏傳案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

者是時楚人強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
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
以爲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注月三十日食

襄陵許氏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弑父而
立至於莊王遂強諸夏大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
篡弑之禍内皆未安故楚乘弱横行八年之間六
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
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水血色圍宋九月

析骸而炊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而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
制也

杜氏注敬謚嬴姓也

武夷胡氏傳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於廟而
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賵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
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於廟無賵以正之從同同
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

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

又曰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於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說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儆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啣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

用焉而不能爲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襄陵許氏曰子惡之弒謀自敬嬴故春秋因其雨不克葬而著咎徵焉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

城平陽

杜氏注今泰山有平陽縣

襄陽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爲忘親愛矣不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戚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武夷胡氏傳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於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

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於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狄比侵齊齊不敢報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虐輕弱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左氏傳言易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劉氏傳根牟者何附庸之國也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秋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氏傳討不睦也　杜氏注謀齊也　陳侯不會　杜氏注前年與楚成故　晉荀林

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

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

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韜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陸氏纂例案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武夷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

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

武夷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辨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鄭伯敗于柳棼

左氏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武夷胡氏傳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計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案公羊傳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

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公穀作泄）治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而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媿夫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祿如叔肸所善矣

襄陵許氏曰書殺洩冶張陳亡之本也

春秋集解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六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伊川先生解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爲善也

武夷胡氏傳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於齊廷雖諸侯事

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強

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

蘇氏曰公如齊奔喪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

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

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徵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廢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武夷胡氏傳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

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辛以見弑而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公六月宋師伐滕

武夷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

今鄫有弒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得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武夷胡氏傳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襄陵許氏曰晉自靈公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是以屢書其侵伐譏德政之不施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氏傳秋劉康公來報聘 杜氏注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

武夷胡氏傳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公作邾婁取繹公作蘋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武夷胡氏傳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偵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於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

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悅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饑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伐鄭

武夷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辭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穀作夷

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力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杜氏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武夷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辭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與君即中國變爲夷狄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

晉與狄方會於檉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襄陵許氏曰辰陵之盟此中國所宜震也而齊魯方止務窮兵於小國何震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檉函

左氏傳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檉函衆狄服也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

杜氏注攢函狄地

武夷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

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

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

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

求成於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

小功之察不亦偵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

義自見者也

襄陵許氏曰諸侯大國恃齊與晉而齊亡伐莒晉方

會狄莫有憂中國之心而使楚人為霸者事此反

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公作寧

儀行父于陳

左氏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

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

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

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

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伊川先生解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強之也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楚子之討徵舒正也故書曰入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遲之甚也

武夷胡氏傳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案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跡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

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

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大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

何潛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
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呂氏曰稱楚人殺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
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楚子之罪也故曰楚子入
陳所爲之罪也
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
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氏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
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

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
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
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
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左氏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
盟于辰陵又徵事於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
克之又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
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
之平潘砥入盟子良出質

武夷胡氏傳案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達路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爲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哉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哉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若不捷惡有所分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
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伍
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
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
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
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
爲承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
曰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又使求

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爲右以致晉師（社氏注單車挑戰又似不欲崇和以疲晉之辜師）晉魏錡求　公
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
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弗許請召盟
許之與魏錡偕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
必敗子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
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子子不
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
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
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

使軘車迎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
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
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帥車馳卒奔乘晉軍桓
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
次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杜氏注邲鄭地
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荀林父為
志乎此戰也云爾

武夷胡氏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案左氏晉師
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於邲而
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弒君晉不能討賊而楚能討
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
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
詞異乎案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
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
父何也尊無二上定於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
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
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逆還衆不敢過偪陽之舉匄

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營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杜氏注蕭宋附庸國

武夷胡氏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

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於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妥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杜氏注清丘衞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伊川先生解晉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宋伐陳衞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武夷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昧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勤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

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
任信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杜氏注背清丘之盟
武夷胡氏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
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
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
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
有罪而受兵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使
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
衛叛盟則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作衛
左氏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以其救蕭也
武夷胡氏傳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
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
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

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

秋叠蟲公作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卻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武夷胡氏傳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與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杜氏注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

以說於晉而免

武夷胡氏傳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案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午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氏傳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傳爲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
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
子圍宋
泰山孫氏曰楚之困宋也數矣案僖二十一年宋公
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今又圍之楚之困宋
也可謂數矣
武夷胡氏傳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特國之
道輕舉大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
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成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
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
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
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
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武夷胡氏傳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

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臣瞽旅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乃止

武夷胡氏傳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

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震及魯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曰

也

武夷胡氏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

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
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
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
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
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矣急於平
而專之若是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
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

殺之
杜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
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矣若自致
滅亡之道則有異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
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
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奔
而不名者言其位或未絕也隨而歸者名之言其
位必絕矣
武夷胡氏傳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

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
潞子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
之責辭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邪徐夷並興東
郊不開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
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
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
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
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
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案
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
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
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
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得王子捷殺召戴
公及毛伯衛杜氏注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
穀梁傳矯王命以殺之以王命殺則何恚焉爲天下
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

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
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杜氏注王札子王子札也
泰山孫氏曰王札子文誤倒爾
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睹張彝之變而生亂心
焉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
焉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 公作蠓

武夷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
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
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
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
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襄陵許氏曰稅畝之法蓋積貪虐之習而後能至也
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

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 公作牟 婁
杜氏注無婁杞邑
武夷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
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

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寡乎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以公之取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杜氏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

陸氏纂例趙子曰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志之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故君子懼之

冬蝝生

高郵孫氏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秋也螽爲災於夏而蝝生於秋春秋之冬夏時之冬也一歲而再爲災故謹志之耳

武夷胡氏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武夷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

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

其餘黨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氏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

杜氏注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劉氏傳成周者何天子之東都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宣宮久矣猶存乎古者天子祖有功宗有德雖百世存可也宣王之時周亡而復存禮廢而復興

武夷胡氏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敔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

冊命邾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邾伯姬来歸

左氏傳出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邾伯姬来歸出也内女出書之冊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偶詎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序咸恒爲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於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入道之大者故謹書之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高郵孫氏曰有者不宜有也宣公殺君之賊即位一十六年之久而晏然無討之者又大有年聖人傷之特書曰大有年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者

二又皆在於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武夷胡氏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絶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公作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杜氏注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

南郭偃於温

伊川先生解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杜氏注斷道晉地

武夷胡氏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而曰公弟叔肸者以見肸無祿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肸文公子宣公母弟宣公弑立肸惡之終身不食其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叔肸卒所以重宣公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

宣弒而非之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頒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緒以公子強為質於晉晉師還

武夷胡氏傳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公作邾婁人戕鄫（穀作繒下同）子于鄫

左氏傳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

曰戕

范氏注于鄫惡其臣子不能距難

武夷胡氏傳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穀作呂）卒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何氏注旅即莊王也）

武夷胡氏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

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憚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解在下文公孫還

武夷胡氏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

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
案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
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
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者也然則公室可不
張乎務引其君以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
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
瘡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公穀作檉遂奔齊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
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
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
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
杜氏注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
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
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
走之齊

穀梁傳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遂繼辭也

武夷胡氏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外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君薨家遣方卜宜一亦亂而逐之甚也

後學　成德　按訂

春秋集傳纂例卷十